

感受“隔辈亲”

宫焕臣

有了小孙子后,体味出“隔辈亲”的喜滋美味。前些年,我对“隔辈亲”的说法不太认同,对一些老同事过分宠爱孙辈觉得不可思议。两年前,小孙子的出生,让我的观念大转弯,这两年我和妻子在小孙子身上倾注了更多的关爱之情,妻子常年看护乐不知疲,我在外忙碌之余更是围着小孙子团团转,我们忙中有乐,忙出开心。这隔辈亲情改变充实着我的生活。

恋家。过去,下了班不急于回家,不是加班吃食堂,就是在办公室磨蹭,偶尔同事间聚一聚,不恋家成为一些上班男人的“通病”。想想年轻时不恋家,星期天不休息,吃了晚饭爱往办公室跑,那时对自己的孩子真的没有倾注多少父爱。自打抱上孙子,我下班后,第一件事就是赶紧回家看孙子,一天不见就想得慌,就是不上班在外面办事,也赶紧往家跑。这两年我回家的时间观念强了,也辞掉了不少私交场合。是小孙子的魅力让我远离无聊,少了些应酬,多了些亲情,感觉很值得。

戒烟。记得,小孙子出生不

到一个月,妻子看我抱着小孙子亲了又亲,随口说:“这么亲孙子,把烟戒了吧!”我一怔,赶紧瞅瞅可爱的小孙子,正好小家伙朝我抿嘴笑呢!我没犹豫便对妻子说:“为了咱们可爱的小孙子幸福成长,今天就把烟戒了。”也就是从那天起,我抽了近20年的烟真的一下子戒掉,这种戒烟很坚决,至今感觉很舒心。

干家务。结婚后至今30年,自己儿子小的时候,也很少干家务,名曰工作忙,实则没尽责,洗衣做饭照看孩子全靠妻子一人干,至今说起仍受埋怨。小孙子出生让我改变,下班回到家就主动帮妻子干家务,择菜、洗碗、取奶、倒垃圾乐不可支。有时还经常起来做个早餐,起码也能减轻妻子的负担,好让她有更多精力呵护小孙子。

户外活动多了。小孙子从5、6个月开始就喜欢大人抱着到室外转转,我总是抢着往外抱,现在小家伙能跑会说,整天嚷着到外面玩。于是我有空就带小家伙到小区广场玩,每到星期天,只要不上班就和妻子带他到市区多个公园、广场游览玩耍。户外活动让小孙子开



了眼界,强了体魄,我们也锻炼了身体,享受了大自然的美景,可谓一举两得。

时下,隔辈亲已成为家庭生活时尚,然而,隔辈亲并不是对小家伙溺爱顺从,更不是过分的娇生惯养。对小家伙要正确呵护引导、启迪教育,该严厉要严厉,该批评要批评,该让他做的,要教他做好。比如从小让

他学会懂礼貌、会谦让、会知道歉,会独立取东西,不乱扔垃圾等;学会培养孩子兴趣,学会知识灌输,使小家伙愉悦开心,快乐成长。

常言道,只有亲身经历,才有真切感受。我想,“隔辈亲”是我们生命里程中又一个加油站,是激励、是追求,更是一种幸福。

父母爱情

王红婷

日子里有一种爱,从未吐露出嘴边。那就是父亲爱母亲,母亲爱父亲。

我的父亲,是一名老炮兵。年轻时在沧州服兵役,退伍后修过钟表,也开过货车,还坐过办公室。起起落落,风风雨雨,虽然容颜易老,但是儒雅而果敢的品性一如既往。

我的母亲,是一位母亲,如果真要冠以她一个职业,真的只有母亲最适合她。年轻时在十里八村是出名的清俊水灵,但务农做工样样孔武有力,不亚于男子。嫁了父亲,任劳任怨,同甘共苦30年,虽然风华已逝,但是善良和隐忍的品德始终如一。

父母之间定是有爱情的,对此我坚信不移。2002年栖霞第一家家家悦超市落户万家购物中心,父亲便带着我们去赶时髦。出来时看见有小贩在叫卖玫瑰花,那玫瑰不算亮丽,包装地也有些俗气。父亲却郑重其事地买了一朵递给母亲,母亲也不忘娇嗔一句,说这5块钱够一斤肉钱了。那年母亲因病手术,出了手术室之后,三爹告诉她,在她进去之后父亲竟然哭了。问他,他说害怕。这么一个铮铮的汉子,内心里是多么柔弱啊!虽然生活细碎里父母之间从未以“爱”字来温情,但偏偏就是你离不开我,我离不了你。

如今,父亲和母亲一起经营着一家不大不小的农资店面,父亲能言善道,母亲精于管账。老两口倒是夫唱妇随,珠联璧合地做着买卖。如遇上什么小事分歧,母亲便开始絮絮叨叨,而父亲却只字不语,待母亲发泄完了,父亲来一句:“领导,说完了?”每每都使得母亲哭笑不得,也就转嗔为喜了。看,我的父亲,在生活的爱情里多么的睿智。

父母的爱情里母亲被尊称为领导,但母亲却仍以父亲为第一。如果说铺就一个小小而幸福的家,父亲赋予了一分财力,那么母亲则是贴上了全副的精神。她孝敬侍奉我的奶奶,和睦相处伯叔姑嫂,悉心照顾我们姐弟。这一切生活的目的,难道不是为了爱吗?

而今,我已结婚生子,弟弟也工作稳定。每次回家探望他们,父亲就会说:“你妈做饭盐不花钱的。”母亲就不乐意了,硬是让我们姐弟尝尝那饭菜到底是咸不咸,我们就这么饶有兴致地看着他俩斗嘴,心里也不自然地会泛泛暖意,有父母在的日子,才真的叫日子啊!

父母爱情,就那么不显不露,不奢不躁,如同那油灯的一豆光亮,在岁月的沟壑里结实而朴素的存在着。

我给母亲当老师

曲京溪

母亲出生在一个吃了上顿没下顿的贫苦家庭,兄弟姐妹五个,没有一个上过学。因为家里穷,养不起这么多孩子,所以,母亲十几岁就嫁给了我父亲。母亲在建国前就入了党,还担任过村里的妇救会长。1948年,上级瞧上了母亲的工作才能,想送她南下当干部,但因为母亲没文化,好事就黄了。这,成了母亲一生都不愿触摸的痛。

上世纪50年代初,母亲曾进过村里的扫盲识字班,但随着我们兄弟姐妹七个接二连三地出生,母亲当年学的那几个字,都在母亲日夜的忙碌操劳中,悄悄地溜走了。70年代初,我上小学二年级时,放学后没有家庭作业。班主任曲纪杰为了让我们巩固白天在学校里新学的字,就想了一个法子:叫我

们回家教父母写字、算数;规定每天教会父母二十个字,做十道计算题,第二天拿给老师看。父亲多少认识几个字,我就决定教母亲。有的同学的父母,写字、算数有一定的基础,写出的字像模像样,计算的题基本正确,经常受到老师表扬。而我母亲用口算账既快又对,但一拿起铅笔来,手就显得笨拙了,写个数比干活都累。照着我的作业本写出的字,也横不平、竖不直,竖钩、弯钩不会钩。我急得抓耳挠腮,使劲使不上。有时母亲写了不规范的笔画,我就用橡皮擦去,代写一遍,才勉强在老师那儿过了关。我教了一个冬天,母亲压根儿就没学会几个字,10以上的数字还是不会写。

那时,我们家孩子多,是生产队的欠款户。为了多挣工分,每年冬天,母亲与前街的苗奶奶轮换清晨早起,挨门逐户地

到社员家收集尿水,挑到地里浇麦苗。苗奶奶年轻,在娘家时当过小学教师,账记得清清楚楚。轮到我母亲记账时,写的数字横七竖八的,就像是一堆乱草。有次,母亲居然把15写成了“05”。苗奶奶发现后,指着账本问我母亲:“这是多少斤?”母亲说:“15斤。”“15是5前边加个1,不是加0。”母亲纳闷了,1加上0才是10,那0不就是10吗?你瞧,我教的“学生”是多么的聪明。为避免再发生这样的事情,母亲每次出去挑尿都要带上我,母亲说谁家多少斤,我就如数记到账本上。

母亲聪明能干,在四乡八疃出了名。那年,公社要求整理母亲的事迹材料,准备在党员干部大会上交流发言。大队会计和学校的张老师,给母亲写了个挺生动感人的材料,让我教母亲认字念稿。可教了两天,母亲只认识了不到二十个字。



没办法,只好让会画画的大哥,把材料中的事例画成简图,要说挑尿的事,就画一根扁担、两只尿桶;说人工拉犁耕地,就画一副犁具;讲到挽水浇地,就画一架老式水车……这样尽管有了直观的形象,但母亲试讲时,把事迹讲成了一团乱麻,最终没能到大会上去发言。

母亲虽然一辈子都不会写自己的名字,但母亲是我的老师,她教会了我正确阅读生活这本无字的大书。

乱世的烟花

——读张爱玲



王旭飞

喜欢读张爱玲的作品,源自于她那些经典作品里的经典语录。在爱情到来的时候,她写下“在初见了他,她变得很低很低,低到尘埃里,但她心里是欢喜

的,从尘埃里开出花来。”在爱情热烈的时候,她再写下“于千百人中,遇到你所要遇到的人,于千百年中,在时间的无垠的荒野中,有两个人,没有早一步,也没有晚一步,就这样相逢了,也没有什么可说的,只有轻轻地道一声:哦,你也在这里”。在爱情最终幻灭时,她又写道“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,至少两个。娶了红玫瑰,久而久之,红的变成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,白的还是‘床前明月光’;娶了白玫瑰,白的便是衣服上的一粒饭粘子,红的却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”。

因为如此至情至性、直达心底、看透爱情的宣言,从此喜欢上张爱玲。

第一次了解张爱玲是看过苏青的《张爱玲传奇》,知道她虽是贵族出身却并不幸福。从小身体不好,父母不合,留下她和弟

弟与继母和父亲一起生活,虽然家庭富足,而她和弟弟却是多余的:“被逼到为了生存而选择放弃,不要求,不进取,退让到无路可退,被所有的人视而不见,就不会被任何人所伤害。”张爱玲选择了躲避,无声地反抗,她宁可吃苦也不愿无声地苟活在世上,无论好还是坏,她要留名于世,用她自己话说是“出名要乘早”,一如她的文章、她的为人、她的穿着、她的思想,都是那么的与众不同。

张爱玲的文字有时可以使人体味出一种生命的繁华,如烟花般转瞬即逝。而人性,则是势利的,所谓爱情,更是现实的。《红玫瑰与白玫瑰》里,振宝对红玫瑰的爱情等同于欲望,对白玫瑰的爱情则是平安;在《倾城之恋》里,前期的爱情是欲望,后期的爱情是历经了死别后对亲人的渴望和依赖;《金

锁记》里,爱情则等同于金子;《沉香屑·第一炉香》里,爱情却又等于欲望加繁华……张爱玲的书中没有一点理想化的东西,现实得几乎有些残忍。

张爱玲这样的写实风格,是一种高傲的清醒,也是一种苍凉的抒情。“国家不幸诗家幸”。最伟大的作家往往出现在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,出现在国家战乱频仍、山河破碎的年代。屈原如是,李白、杜甫亦如是。这样的年代让作家感悟了生命的真谛,也擦出了无数灵感的火花。也正是同样类似的年代,有一个自称不是天才的天才出现了,留给人们无尽的财富。一篇文章,如果能在读过一遍之后依然再次想起,那便是优秀的。张爱玲,将一个时代的丑与美都凝结在她的笔下,让人们不断地想起她,再想起她,许多作家都已望尘莫及。

征稿启事

“行走烟台”是本报针对烟台(含各县市区)本土文化、风土人情推出的专版报道。如果你生活在烟台,对烟台的历史文化有独到见解,或者与烟台的某些人或事儿结下不解之缘,都欢迎提供新闻线索或投稿,来稿请注明作者姓名、地址、联系电话,稿件一经采用,稿费从优。

投稿热线:18653588630
投稿邮箱:xingzouyantai@126.com
投稿邮箱:烟台市芝罘区环山路3号润利大厦1605室
毛旭松 收 邮编:264003